

# 生涯轉換歷程中的意義建構—— 以成就觀為例的華人生涯輔導理念初探

##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Career Transition Proces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ese Career Guidance Theory Based on Achievement View

黃奕偉<sup>1</sup>  
I-Wei Huang<sup>1</sup>

### 摘要

本文試圖從宗教學的角度對生涯轉換議題提供不同切入點，以讓生涯輔導工作植基於華人文化脈絡之中。華人文化脈絡中獨特的成就觀，使得華人的成就追求不同於西方心理學標舉的自我實現，而深受個人所屬群體及文化影響。成就觀標示出華人獨特的價值體系，且明確浮現在生涯轉換的歷程中。本文即從生涯轉換歷程中個人意義感及價值觀的轉變，來追溯意義建構的文化脈絡。藉由文獻及理論回顧，筆者嘗試批判性地討論心理學對意義感的研究，指出宗教世界觀與價值體系能協助我們了解個人意義感的文化脈絡面向。藉著將生涯轉換議題與宗教世界觀相聯繫，生涯轉換與生涯抉擇的內在心理歷程得以重置在當事人身處的文化脈絡及宗教價值體系之中，在這個視角之下，筆者認為在具體的生涯抉擇形成之前，內在的意義感及價值優先次序已經在不斷醞釀改變，而當生涯抉擇具體成形，意義感的改變將與價值優先次序的調整相應發生。據此，華人文化中驅動當事人追求生涯目標的成就價值信念，是我們在討論生涯選擇及生涯轉換議題時，可以將輔導工作扣緊文化脈絡的可能施力點。

**關鍵詞：**意義感、世界觀、生涯轉換、生涯發展、華人成就觀

### 壹、前言

本文試圖從宗教學的角度為生涯轉換議題提供不同的研究切入點，讓生涯輔導工作能根基於華人文化脈絡之中，而這個奠基的工作是藉由探究意義感及建構意

義的世界觀來達成。生涯轉換是生涯發展過程中的常態，且生涯轉換總涉及到個人內在心理狀態，如意義感及價值觀的轉變，但這種內在狀態的轉變卻未在生涯發展及生涯轉換理論中得到太多重視。本文即以文獻及理論回顧的方式，批判性地討論心理學對意義感的研究，指出宗教世界

<sup>1</sup>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通訊作者：黃奕偉，(712) 台南市新化區北勢里金華街一段10號七樓之3，

E-mail: 102156501@nccu.edu.tw

觀與價值體系能協助我們了解個人意義感的社會脈絡面向。藉著將生涯轉換與宗教世界觀相聯繫，生涯轉換議題得以重置在當事人身處的文化脈絡及宗教價值體系之中，在這個視角之下，華人的生涯輔導必然要考量到華人世界觀中獨特的成就觀點，並據此文化面相重新補充華人的生涯輔導理論。

## 貳、華人文化脈絡中的成就觀

### 一、華人成就動機

McClelland對成就動機的研究立基於對Weber資本主義興起理論的反省，他從心理學的角度重新解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間的關連性（黃光國，2009）。McClelland（引自黃光國，2009）認為基督新教社會中，父母重視子女的獨立訓練，因此促使子女有較強的成就動機。McClelland的思路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興起兩大社會學變項之間，擺上兩個中介變項：教養方式及成就動機，以得到因果關係的解釋。

承襲這個思考脈絡，余安邦與楊國樞（引自余安邦，2005）以成就目標及優秀標準兩個指標區別出「個我取向成就動機」及「社會取向成就動機」。前者立基於西方白人社會的文化價值，個人所設定之目標及優秀標準是由個體決定，且達成目標的行為及針對行為結果的自我評價也都是由個人自己決定，McClelland所稱的成就動機明顯屬於此一類型。社會取向成就動機則奠基於集體主義社會，所設定的目標及優秀標準是由外在決定，操之於他人或個人所隸屬之群體，行為及行為之評價也都由外在決定。兩種動機是互相獨立之心理建

構，可說是個人動機的兩種典型，個人會同時擁有這兩種動機，差異則在動機組成強弱的不同，在個人主義社會中的當事人，個我取向成就動機較強；反之，在集體主義社會中，則社會取向成就動機較強。

黃光國（2004, 2009）則區別出儒家社會中的三類生活目標，分別是「縱向傑出」、「橫向傑出」及「個人目標」。「縱向傑出」是在儒家社會中被賦予高度價值的生活目標，達成此目標需經過激烈的競爭，同時也會獲得社會的高度讚賞；「個人目標」是純粹出於個人內在動機所追求之目標；「橫向傑出」則介於前兩者之間，它是個人所追求的目標，在此目標獲得成功可受到個人認同之群體所讚許，但並沒有像縱向傑出一樣得到整體社會的肯定（黃光國，2009）。

余安邦（2005）反省自己的研究取向認為，雖然社會取向的成就動機與華人文化有較密切的關聯性，但更深刻的理解文化與成就動機之間的關連有其必要性，而這樣的追問，必須首先拋棄心理學中狹隘的成就動機概念，而轉而探索在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中，成就的觀念以及成就的意義。再進一步說，要瞭解華人對成就的觀念，就必須首先釐清華人對人生的終極關懷以及人生目標，否則也只是觸及到成就或成功的表層語意意涵。

### 二、基於文化脈絡的華人成就觀

余安邦（2005）就試圖從知識份子的大傳統以及俗民生活的諺語來考察華人社會的人生目標。在大傳統裡，左傳所記「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為不朽。」是傳統思想中的成就典型，是為三不朽。

再根據《左傳正義》，立德指的是能創制垂法、博施濟眾，能建立做人的典範及法律制度。立功則指能祛除危難，消滅災禍，安定國家，服務人民。立言則是發表言論，闡明真理。概括來說，立德、立功、立言就是在道德修養、事功或事業以及學術著作上有傑出成就（孫廣德，1987）。三不朽之首位在於道德修養的完成，儒家傳統也強調藉著修身以達到天人合德的精神修養境界，因而在大傳統文化中，道德理想的自我完成是士人階級所追求的終極關懷。

余安邦（2005）對台灣諺語的考察，則顯示出幾個庶民的成就價值，例如財富與利祿、功名與尊貴、長壽與子嗣以及節操與道德，這四者構成庶民成就價值的四個層面：經濟、聲名、生物及道德。陳主顯（2008）則將與理想價值相關的台灣俗諺分成七個小節，標題分別是：長命、錢財、名聲、權力、學問、德行及家庭。余安邦與陳主顯的分類基本上相近，唯一的差異處在於陳主顯特別指出學問的重要，如果進一步考量華人傳統中立功的主要途徑是經由科舉取得功名，那麼對學問或者教育程度的追求，可說是達到錢財、名聲及權力的必經之路。藉著科舉取得功名，並能謀得一官半職，以提昇社會地位，而個人社會地位的提升就是整個家族的榮耀，因而有光宗耀祖、光耀門楣的說法，因此即使不能如願晉仕，在華人家庭中也要努力栽培子弟，培養子弟能取得功名（余安邦，2005）。

### 三、小結：華人成就觀如何融入生涯輔導實務工作中？

整體而言，對華人成就動機的探討

都歸結到對群體認同的重視，華人的成就動機，不論稱之為社會取向或縱向傑出，都提醒研究者關切文化脈絡及個人所屬群體之重要性。而從余安邦及陳主顯的歸納可見，華人文化所設定的人生目標主要是長命、錢財、名聲、權力、學問、德行及家庭。而這樣的成就觀自然迥異於於西方白人為主體的個我取向成就追求方式，在華人的文化想像之中，人對自我的追求，不僅是個人自我實現的歷程，而須同時考量到個人所屬群體的期許以及整體華人文化對所謂成就所預設的標準，因此個人在生涯發展及生涯轉換歷程中的追尋，並不是在真空環境中自行其是，而是深受群體與文化的牽引、塑造。

然而，驅使個人進行目標追求的成就信念是否在生涯輔導工作中受到足夠重視？在現行的生涯輔導理論中，我們又如何將這樣蘊生於文化的成就觀融入其中？以下我們將首先檢視關於生涯發展及生涯轉換的理論，以尋找這樣的可能性。

## 參、生涯發展與生涯轉換

### 一、以Super理論為主軸的生涯發展理論回顧

在各家生涯發展理論中，Super具有關鍵重要性的地位，Sharf（1992, 1998）認為Super理論是少數涵蓋整个人生階段的理論，啟發了後續的許多研究，並且能為其他發展性理論提供架構。以下針對生涯發展理論的回顧即以Super理論為主軸，再試圖涵納相關理論作為補充。

Super在其長達四十年針對生涯議題的研究上，有三項為人熟知的理論貢

獻，分別是：拱門模型、生涯彩虹、生涯發展階段。在拱門模型中，拱門的兩根支柱是由個人層面及社會層面所構成，個人層面包含生心理因素，社會層面則涵蓋個人相關群體，如家庭、社區、學校、社會以及經濟、政策、就業實況等因素。兩根支柱交會在發展過程中個人與社會互動所形成的自我概念（Zunker, 1986/1996）。Super（1953）認為，自我概念指的是個人如何看待自己和所處的情境，是一種主觀的觀點，整個生涯的發展就是發展和實現自我概念的歷程（Sharf, 1992/1998）。

拱門模型表明了自我概念在發展上深受個人內在特質與外在社會互動的影響，然而Super對自我概念的定義並不明確，Gottfredson以四個認知發展的階段，提供了觀察自我概念的角度，她認為在四個階段中分別發展了大小與權力、性別角色、社會階級及區別人我的自我覺察，而在越早期發展的部份，則越是根深蒂固、不可改變（Sharf, 1992/1998; Zunker, 1986/1996）。

Gottfredson（1996）由此發展出範圍界定（*circumscription*）及妥協（*compromise*）的概念。範圍界定指的是在發展過程中，個人會逐漸形成限制生涯抉擇的不同因素，當遭遇生涯阻礙時，個人的妥協會有一個普遍性的原則，雖然每個人都會發展出獨特的職業偏好（或稱職業認知地圖），但評估妥協與否時卻普遍的採用由性別類型、工作領域等所形成的一般原則，因此個人形成選擇的界限，例如說他就認為個人較不願意和工作水準及性別差異妥協，因為這些因素與自我概念和社會認定最密切關聯（Zunker, 1986/1996）。

生涯彩虹圖由左至右標示了發展階

段與年齡，當中的每一道弧形都代表了人生中的不同角色，在Super理論中，六個主要的角色分別是家管、工作者、公民、休閒者、學生、兒童（Sharf, 1992/1998）。角色的概念是要說明生涯發展階段的內容，隨著人生階段的的不同，每個角色的重要性則有所差異，藉著描繪出生涯彩虹圖，可以顯示出個人一生中的角色組合。前述在拱門模型中心的自我概念，即統合了個人在社會互動中所扮演的各樣角色。

Super所提出的生涯發展階段涵蓋了成長、探索、建立、維持、衰退等主階段，各個主階段下再包含數個子階段，在成長階段裡再分成好奇、幻想、興趣、能力等期；在探索階段中則又分成具體期、明確期、執行期；建立階段中分成穩定、鞏固、進展各期；維持階段涵蓋掌握、跟隨趨勢、創新等期；最後，衰退階段包括步調減緩、退休規劃、退休生活。發展的主階段是一個大循環，而在階段與階段之間則會出現轉換期（*transition*），是一個小循環，包括新的成長、再探索與再建立（吳芝儀，2000）。發展的各個階段基本上是以年齡分期，但Super也強調每個人都可能在不同年齡階段重新再經歷各階段，Super稱之為循環（*cycling*）及再循環（*recycling*）（Sharf, 1992/1998）。

Ginzberg、Ginsburg、Axelrad及Herma（1951）則認為職業選擇過程會經歷三個特定階段，分別是幻想（*fantasy*）、試驗（*tentative*）及實際（*realistic*）。在幻想階段中，兒童會想像並在遊戲中試驗未來工作；試驗階段則涵蓋興趣發展、能力發展、價值觀發展、轉換等分期；實際階段則再細分成探索、結晶化、特定化等階段（Zunker,

1986/1996)。

將Super與Ginzberg等人所提出的發展理論對照來看，雙方都同意職業選擇的過程是興趣的發展先於能力的發展，但Super卻忽略了價值觀發展的議題，Sharf (1992, 1998) 認為這或許是由於價值觀的議題較為複雜，且在各人生階段中都有其不同的重要程度，因而未個別列出單一階段。其次，在Super理論中探索階段中的具體、明確、執行等分期，基本上與Ginzberg等人在實際階段所提出的探索、結晶化、特定化等階段一致。第三個重要的差異是，Super特別強調了階段的循環性，而這也間接說明了生涯轉換的必然性，Ginzberg等人雖然也同意職業選擇改變的可能性，但卻認為改變暗示了生涯遭遇阻礙，可見Ginzberg等人基本上較傾向於職業選擇的線性發展。

整體而言，Super發展理論可以用三個向度來說明，向度一是時間，生涯彩虹圖及發展階段皆預設了時序發展的觀點；向度二是當事人，發展階段的歷程及拱門模型的內在層面描繪了個人的主觀狀態；向度三是情境，彩虹圖上的各種角色以及拱門模型的社會層面說明了情境脈絡與當事人的互動。

從上述簡要的回顧可發現，在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當中，生涯是由個人的各種角色所組成，而這些羅列出來的角色以與職業的關連密切性來排序，但也包含個人生活中的其他重要情境，例如家庭或國家。在這當中，更廣泛的文化脈絡隱身在具體明確的角色與情境之後，卻未獲得足夠的理論關照，更未能指引我們如何在實際的生涯輔導工作處理文化議題。

其次，Super強調價值觀在全人生發展過程中的流動性，但卻在理論中對價

值觀議題懸而未決的現況，也提醒我們在應用Super理論時須對個體價值觀改變的現象需要更加重視。

## 二、生涯轉換

雖然在主流的生涯發展理論中未給予文化及價值議題足夠的看重，但如果我們更聚焦地著眼在生涯轉換議題時，就會發現其實文化脈絡及價值觀的議題對當事人影響深遠。

首先，在Super所提出大小循環並置的觀點以及隨時可以展開再循環的想法，說明生涯轉換應被視為生涯發展過程中的常態事件，而且可能發生在個人的各種角色內，或者不同的角色投入程度之中，這些從角色切入的研究觀點提供了我們觀察生涯轉換時明確的研究起點，但也如同前述，具體情境中的角色未能對文化脈絡及價值議題提供足夠的理論觀照。

在國內關於生涯轉換的研究中，我們反而可以見到價值觀與文化脈絡在生涯轉換中的重要性。舉例來說，汪光慧 (2004) 界定生涯轉換是：指經歷一段生涯轉折歷程後，個體生涯角色、生活或工作內容的改變、外在與心理狀態的轉變 (包括價值觀、信念和情緒等) (引自劉慧屏，2008)。戴谷霖 (2005) 則認為：個體終其一生在各個人生階段間的轉折或是在所遭遇的事件中，所採取或經歷有關生涯中各層面的轉變，包括：角色、生涯、價值觀、信念、社會地位、學習和工作領域……等等 (引自劉慧屏，2008)。劉慧屏 (2008) 認為生涯轉換是：個體在一生之中的某些階段歷程中，發生自我角色上的改變、生活或生涯狀態的轉變、內

在心理（包含信念、情緒和價值觀）的掙扎及困頓和外在行為的改變等等自我位置的移轉，而這樣的歷程是與社會文化的脈絡有著交互作用影響的。

綜合上述看法，可見在生涯轉換的定義上，主要指涉工作領域或工作角色，但也延伸到人生中各樣的角色轉變。大部分研究者也都從角色改變的切入點來對生涯轉換進行討論，最後，除了外在角色的變化，對生涯轉換歷程的研究也都注意到個體的內在信念、情緒、價值觀甚至世界觀造成影響，而劉慧屏最為明確地指出這樣的歷程是受個體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影響的。

### 三、小結：在生涯轉換議題中凸顯價值與文化重要性

經過前述對生涯發展理論及生涯轉換定義的討論後，我們應可將生涯轉換視為生涯發展中的常態事件，生涯轉換在最具體層面涉及個人各種角色的改變，這個改變可能是單一角色的轉換，或者是個人在各種角色間投入程度的改變，我們雖可預期生涯轉換大多與工作角色相關聯，但也應該涵蓋在個人情境中的其他生活角色，這個轉換必然同時影響到個體內在狀態及外在行為，改變也會同時涉及個人層面與情境層面。

在本文的論述脈絡中，對生涯轉換歷程的重視，實際上是因為在Super生涯發展理論中對價值信念及文化脈絡的忽視。在發展理論中相關概念的匱乏，反而在生涯轉換的議題中得到匡正，似乎在面臨衝突的生涯抉擇時刻，才能凸顯出文化脈絡、意義感及價值信念對個人的深切影響，以下筆者將從宗教世界觀的意義建構功能來說明如何將生涯輔導

工作奠基於華人文化脈絡。

### 肆、意義感與世界觀

在前述的生涯轉換定義中，眾多學者都在內在心理狀態的轉變中提到價值觀、世界觀及內在信念的轉變，實際上，在生涯轉換的歷程中往往與內在心理狀態的變化相生相應，本研究則試圖從意義建構的角度理解在個人經驗生涯轉換時的心理歷程，並試圖進一步觀察在生涯轉換歷程中的意義及價值衝突中，文化與宗教信仰所扮演的角色。為了深化對意義的討論，筆者將從個人的宗教信仰著手，以處理意義的社會脈絡問題，但為了討論的方便，筆者將指涉範圍相當多樣的宗教限定為認知層面的世界觀，以凸顯宗教在意義建構上的特殊功能。

過往心理學家討論意義感時，主要從個人層面著手，探討個人如何獲得意義感，而這樣的討論是不足的，因為世界觀、價值觀與意義感本身都和個人所處的社會脈絡有密切關係，Peter Berger就認為意義體系的持續存在必須要有社會基礎（引自McGuire, 2002）。這些社會基礎是在共享同一意義系統的特定社會歷程被認可為可信的結構。然而綜觀心理學家針對意義的討論卻少能顧及社會脈絡層面，Thomas Luckmann（1967, 2003）認為「心理學家做出錯誤詮釋的原因之一在於缺乏社會結構分析（頁6）」，以下希望藉由世界觀的討論，針對意義的社會脈絡層面提出反省，相關的文獻將首先回顧心理學家Viktor Frankl及Irvin Yalom對意義的討論，再探討意義、價值觀、世界觀與宗教之關係，最後討論世界觀的社會脈絡意涵。

## 一、Frankl及Yalom對意義的討論

Frankl (1963, 1995) 將自己的心理治療理論定名為意義治療 (logotherapy)，認為尋求意義的意志是人最主要的驅力，以有別於佛洛伊德的尋求快樂以及阿德勒的尋求權力，所以他也自稱是維也納第三學派。

在集中營中的苦難與絕望，使得Frankl相信只有活下來才能為這樣的劇痛賦予意義，這個意義來自於完成他的工作，從痛苦中提煉出意義治療的治療取向，Frankl認為他的生命意義是幫助他人找到自己的意義 (Yalom, 1980/2003)。

Frankl (1963, 1995) 將意義分為三種：創造、經驗、態度。創造指的是完成什麼或給予世界什麼。經驗指的是投入在深刻的經驗中，例如：美、真理，特別是愛。態度指的是忍受痛苦，有尊嚴的走向無法改變的命運。

Yalom (1980, 2003) 對意義的討論則先區別宇宙意義與人間意義，宇宙意義指的是有某種超越人類、外在的設計，當我們詢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時，我們問的是一般人類的生命是否符合一種完整一致的外在模式。但當我們詢問的是我的生命意義是什麼，那指的是人間意義，亦即人認為自己的生命有某種待實現的目標。對Yalom而言，人不需要宇宙意義就能得到個人的人間意義，甚至，因為宗教受到科學與哲學的激烈挑戰，超自然觀念被普遍懷疑，宇宙意義隨著宗教的崩盤而缺乏，如何幫助人找到自己的人間意義，成為心理治療領域中的重要課題。

Yalom (1980, 2003) 認為有些人間的活動本身就能提供生活目的感，主要可分為兩種型態：一是關注自我，例如

快樂主義與自我實現；二是自我超越，例如利他、獻身於理想、創造力。他也根據這些活動提出在心理治療中對缺乏意義的主要處遇原則：參與。

在簡述兩位心理學家的看法之後，可見兩位學者的焦點都在於個人如何獲得意義感，對Frankl而言治療師必須獨具慧眼的辨識出意義型態，Frankl常以權威的姿態，以三種意義型態為引導，對當事人提供明顯的意義 (Yalom, 1980/2003)。Yalom (1980, 2003) 則認為「治療的答案就是參與 (頁646)」，藉著治療師親身參與個案的示範，治療師移除阻礙當事人參與的障礙，藉著讓當事人參與生活，間接的得到意義感。

兩位學者看法分歧之處在宇宙意義。Frankl認為人不能創造意義只能發現意義，亦即意義是外在於個人客觀存在的，Yalom將Frankl的理論歸類在自我超越的項目底下，但在推崇Frankl的貢獻之外，Yalom (1980, 2003) 認為「Frankl的立場基本上是宗教的立場，假定有一位上帝為每一個人安排了命定的意義，需要人發現並加以實現 (頁623)」。反之，Yalom (1980, 2003) 的存在取向認為「人類是賦予意義的主體，並沒有預先存在的設計也沒有外在的目的。」他更認為「當我們從『外在』來組成自己時，怎麼可能找得到意義呢？ (頁621)」

Yalom除了批評Frankl的宗教立場，也認為Frankl的目標導向是西方文化的產物，而這個目標導向基本上是加爾文新教倫理的結果 (Yalom, 1980/2003)。Yalom認為治療師必需幫助當事人以不受文化影響的觀點來看待意義，接受意義是相對的，生命並沒有明確目的的想法。

有趣的是，Yalom（1980, 2003）在說明參與的重要性時提到「西方神學和無神論存在體系都同意：讓自己沉浸在生命之流是既美好又正確的（頁583）」，他所提出的人間活動卻同時也是宗教所認可的活動，不知他是否也約略發現自己所提出的想法好像恰恰正是「宗教的」？此外批判成就導向的文化意涵之外，Yalom所提出的人間活動好像也沒能擺脫文化影響，利他、獻身、自我實現的想法，在華人社會中，又是如何呢？最後，匯集眾多學者想法所提出的這些概念之所以能被共通的接受，不就如同Frankl預設了意義體系，既反駁了意義是個人主觀創造的想法，在排除宇宙意義的一貫系統之後，這些活動所謂的不證自明，也提醒我們對於這些活動為何被普遍接受的原因尚未查明。

心理學對意義的討論，實用的告訴讀者『如何』得到意義，然而為什麼這些做法能使人有意義感？從宗教學的觀點切入，或許能提出一些別開生面的說法。

## 二、意義、世界觀與宗教

宗教在建構個人意義上具有獨特的重要性，McGuire（2002）即認為「意義指的是以較大的參考架構的詞彙對情境及事件的解釋」，而且「任何整全的意義系統基本上都是宗教的」，這個「綜合的意義系統被稱作世界觀」。

Geertz（1973）也提到宗教符號包含精神氣質（ethos）與世界觀兩個部份，世界觀具有提供秩序的功能，他認為人無法忍受混沌混亂的局面，而世界觀能夠藉著對秩序提供系統表述解決三種主要的混亂：理解能力有限的問題、苦難

的問題以及罪的問題。

宗教因為牽涉到信念、教義、儀式等不同範圍，如何定義宗教常引起學界的爭論，但從上述兩位學者的觀點來看，就宗教是人解釋世界的參考架構，能夠解除混沌、賦予意義，就宗教的這一功能層面而言，可以稱之為世界觀。

張利中、劉香美（2008）另以階層分析的方法將意義這個複合性的概念分成三個由內而外的概念：世界觀、生活目標與生命故事。在這樣的理論架構引導下分析當事人的敘事內容，世界觀可說是個體核心底層的認知基模，研究者可以從意義感的構成元素與相應的行為組型觀察得見，反過來說，對世界觀的反思使得生命目標層次得以調整，而目標的實現則決定意義感的評估。

兼採上述學者的想法，可以說意義感是因為個體以世界觀這個內在參考架構評估事件而獲得，而世界觀要能完善的處理外在世界的混沌，使個體獲得意義，就必然與宗教密不可分。張利中、劉香美（2008）階層分析模型的重要性在於以心理學語言嘗試說明意義與世界觀的關係，因而也引導我們，在試圖了解研究參與者的世界觀時，可能可以從敘事資料與生活目標來做為研究的切入點。

## 三、世界觀與社會脈絡

Luckmann在《無形的宗教》一書中，基本上假定在世俗社會當中，宗教雖然逐漸被排除在世俗生活之外，但卻會以世界觀的形式持續影響個人。就世界觀的社會脈絡意義而言，Luckmann對世界觀的論述相當值得參考，也能夠協助我們清楚看到意義、世界觀、價值以

及宗教之間的密切關係。

Luckmann (1967, 2003) 的核心論述是「世界觀作為一個客觀的與歷史的社會實在，執行著本質上是宗教的功能，我們將它定義為基本的社會形式（頁42）。」於是，世界觀的功能基本上就是宗教應該發揮的功能，而且世界觀不僅在個體心理層面發揮功能，它也是一個客觀的，外在於所有個人的社會實體，而「意義系統的歷史性存在，是一代又一代的意義體系建構活動的結果（頁40）。」，「人類有機體通常是通過內化一個歷史的給定的意義體系，而不是通過建構一個意義體系來超越其生物本性的（頁40）。」因此我們可以說，世界觀是由社會化的歷程，內化了外在的意義系統，而成為個體的世界觀。

而在Luckmann (1967, 2003) 的世界觀概念中，核心的成分是「內在意義等級結構」，這個等級結構是由低至高，漸趨抽象，也對個體有更高的強制性，因為這個等級結構，「日常生活被理解為是從屬於超越日常的意義層次（頁48）」，終極意義也受此等級結構之引導，而在等級結構的最高層面，「此一層面通過象徵性表象明確指涉一個與日常生活世界相分離的實在領域，這一領域可被稱為神聖世界。代表神聖世界的具體象徵可稱為宗教表象（頁52）」。因此，我們發現，對Luckmann而言，世界觀執行著宗教功能，而世界觀之所以有這樣的功能，是因為世界觀的核心層面是一個賦予意義的等級結構，這個等級結構，我們似乎可以理解為價值觀的優先次序，而最具有優先地位的是構成神聖世界的宗教象徵，也因此回過頭來可以說明為什麼Luckmann認為世界觀執

行的是宗教功能。

Yalom認為宇宙意義、宗教世界觀隨著宗教的式微而失去功能，同時他也提出西方文化中的成就導向植基於加爾文的新教倫理，顯見宗教所提出的一貫意義系統依舊存在。Yalom的宗教論述是自相矛盾的，或者說Yalom的問題出在對宗教的定義不明，它所談的宗教只限於制度性宗教的教義層面，Yalom自相矛盾的說法符合Luckmann的觀察，宗教並沒有因為世俗化而失去影響力，它轉化成世界觀深植於文化之中。

除此之外，Yalom與Frankl都未能說明為什麼人間活動和意義層級能夠被普遍接受，能夠被個人的價值系統接納認定為有意義的，Luckmann的社會學觀點，以及其對當代宗教的分析正對此提出說明。

Luckmann的社會學觀點，補足了心理學觀點的不足，也就是他所指出的：對社會結構層面的忽視。在前述針對個體心理層面的切入點之外，可見到世界觀必然在社會層面也被共同接納，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同一信仰群體應該會共享核心的世界觀，並且這個世界觀之中包含價值的優先次序排列，而越核心的價值，或者說終極關懷，則將會越具有宗教意義。

## 伍、結論：奠基於華人成就觀的生涯輔導工作

### 一、從意義感與世界觀來描述生涯轉換的價值轉變

從對生涯理論的回顧中，可見到生涯轉換對個體內在與外在帶來的變化，就外在而言是角色涉及的社會脈絡與外

在行為，就內在而言，學者們提出了內在信念、世界觀、價值觀的改變。在文獻的引導下，筆者進一步從宗教在提供意義上的功能，試圖討論宗教與世界觀、價值觀及意義的關連，並且藉著心理學與社會學的不同著重之處，嘗試深化學者們對生涯轉換的內在改變與外在改變之論述。

筆者認為就外在改變而言，角色行為與具體的經濟及工作環境，是生涯發展理論家的共通論述，而在當事人具體的生涯抉擇形成過程之前，內在的意義及價值優先體系改變則已經在不斷醞釀。進一步從內在改變看，首先，因為意義感是藉由世界觀所賦予，所以生涯轉換歷程中的意義感改變仍可溯源於內在世界觀。其次，就現象而論，因為個人內在的世界觀核心為價值優先次序的等級結構，意義感的改變將與價值優先次序的調整相應發生。最後，探討內在在世界觀可以從生命敘事及生活目標作為研究切入點，敘事中的生活目標轉變即呈現出價值優先次序及意義感的變化。

## 二、奠基於華人文化脈絡的生涯輔導工作

除此之外，就世界觀與宗教信仰而言，同一宗教與文化群體所共享的共同世界觀，則是在意義的個人層面以外，另一可能的探討方向。我們可以預期在同一信仰群體中，應該得以見到相近的價值優先次序與終極關懷，而華人文化中驅動當事人追求生涯目標的成就價值信念，則是我們可以在討論生涯選擇及生涯轉換議題時，將輔導工作扣緊文化脈絡的可能施力點。

整體而言，不論是社會取向或縱向

傑出的成就動機，都提到華人對群體認同、歸屬的高度重視，因而在生涯輔導工作中，當事人除了自身的性向、興趣及主觀意願之外，個人所屬的群體及其文化脈絡都不應被忽視，而這特別在針對華人文化中的少數群體提供服務時，更應被意識到，舉例而言，青少年族群中主流文化與次文化，或者外籍群體中原生文化與當下處境的可能衝突，都可能是當事人主觀意願之外，卻對當事人造成重大影響的因素。

余安邦的對成就動機的反思更可以與筆者所指出，從世界觀及意義感的角度探討生涯轉換議題的概念相連結。從余安邦及陳主顯的歸納可見，華人文化所設定的人生目標不外長命、錢財、名聲、權力、學問、德行及家庭。在生涯抉擇過程中，當事人可能就在這些主流文化設定的目標中徘徊游移，並以這些主流目標來判斷自己的抉擇是否有價值、有意義。這類縱向傑出型態的人生目標可引導助人者觀察、評估當事人主觀的追求型態是否隱含有當事人所未意識到的、卻是受文化規定，用來自我評價的判斷基準。

當然，當事人也必然有其橫向傑出或個人型態的人生目標，而這或許就接近於西方主流輔導理念中，個我取向的成就動機或者輔導工作者慣常討論的生涯性向、興趣概念。但置身於華人文化之中的當事人必然需要回應文化主流的價值評斷，也需要處理重要他人、歸屬群體的質疑與評論，並在自己與文化的衝突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不論是順應或對抗，華人世界觀中的成就價值都成為評斷自身選擇的重要基準。而助人者能多大程度的覺察到當事人在文化中的掙扎，是否能同理其與無形文化

傳統的角色，就將決定生涯輔導工作的廣度與深度。

## 參考文獻

- 余安邦（2005）。成就動機與成就觀念。《華人本土心理學（下）》。台北：遠流。
- 吳芝儀（2000）。生涯輔導與諮商：理論與實務。嘉義：濤石文化。
- 吳芝儀（譯）（1996）。生涯發展的理論與實務（原作者：Zunker, V. G.）。臺北：揚智文化。（原著出版年：1986）
- 李茂興（譯）（1998）。生涯諮商：理論與實務（原作者：Sharf, R. S.）。台北：揚智文化。（原著出版年：1992）
- 易之新（譯）（2003）。存在心理治療（原作者：Yalom, I. D.）。臺北：張老師文化。（原著出版年：1980）
- 金樹人（1997）。生涯諮商與輔導。台北：台灣東華。
- 孫廣德（1987）。我國傳統思想中成就定位與成就觀念的檢討。《社會科學論叢》，9-16。
- 陳主顯（2008）。台灣俗諺語典，卷九：台灣俗諺的應世智慧。台北：前衛出版社。
- 張利中、劉香美（2008）。世界觀、生活目標與生命意義感的階層模式分析——一位重複受災山區女性整全取向之質性研究。《生死學研究》，7。
- 覃方明（譯）（2003）。無形的宗教：現代社會中的宗教問題（原作者：Luckmann, T.）。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67）
- 黃光國（2004）。儒家社會中的生活目標與角色義務。《本土心理學研究》，22，121-193。
- 黃光國（2009）。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台北：心理。
- 趙可式、沈錦惠（譯）（1995）。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原作者：Frankl, V. E.）。台北：光啟。（原著出版年：1963）
- 劉慧屏（2008）。乘著夢想的翅膀起飛——從生涯轉換中尋找自我認定（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嘉義市。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 McGuire, M. B. (2002). *Religion: The Social Context*. Long Grove, Illinois: Waveland Press.